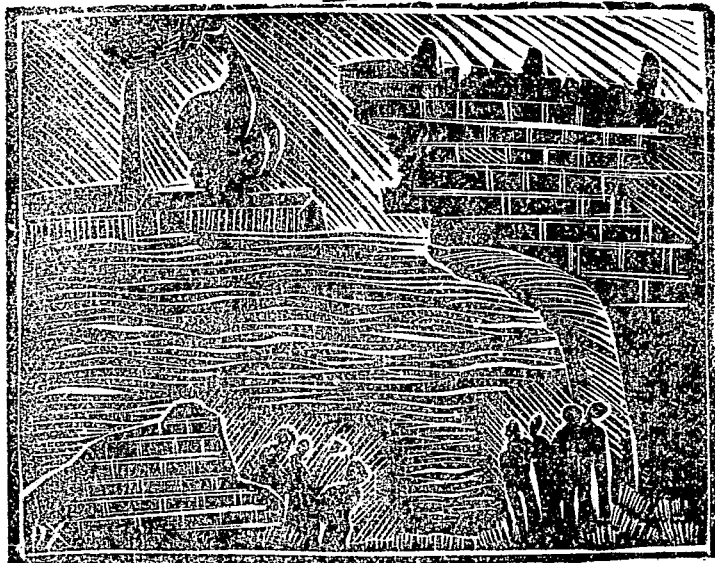


國立戲劇學校
戰時戲劇小叢書
拆橋

獨幕劇

謝重開編



(第十種)



小引

自全面抗戰展開以來，發動廣大羣衆，已成後防工作之重心。戲劇爲喚起民衆，訓練民衆，組織民衆之良好工具，盡人皆知，勿待贅言。本校使命所在，不敢後人，除向民間作抗戰戲劇宣傳之演出，並協助各抗戰團體作同樣工作外，特將本校員生最近創製或改編之戲劇作品編爲戰時戲劇小叢書，以應需求，藉合實用。惟同人等才力有限，挂漏之處自所不免，尙祈海內名賢多予指教是幸！

余上沅謹識

MG
I234
180

謝
重
開
編

拆

橋

(獨幕劇)

國立戲劇學校發行



3 2173 1061 8

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叢書目錄

號數	書名	種類	編著者	定價	備註
一	炸藥	獨幕劇	王思曾改編	一角	已出版
二	瘋了的母親	街頭劇	駱文宏等	一角	同上
三	覺悟	同上	李慶華等	一角	同上
四	殺敵報國	獨幕劇	張道藩	一角	同上
五	反正	同上	洗羣	一角	同上
六	毀家紓難	同上	文治平	一角	同上
七	流亡者之歌	街頭劇	谷劍塵等	一角	同上
八	香姐	同上	張逸生改編	一角	同上
九	新孝道	同上	郭藍田等	一角	同上
十	掛橋	獨幕劇	謝重開	一角	同上

李媽（後簡稱李）——士敏家女僕。

蕭魯材（後簡稱蕭）

鴻興麵粉廠總賬房，三十八歲，恭順

於伺候人的高等下人。

募捐隊 A·B·C·D——均為青年學生，只有 D 是一個小孩，

歲。

「景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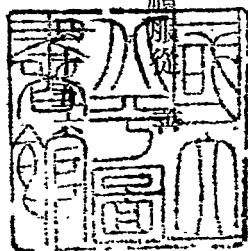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所小洋房的客廳裏，這客廳跟一般的客廳差不多，只是某方牆壁上，有一個特製的壁盒，室內的陳設，不大調合，因為錢士敏是一位小商人出身的俗人。

開幕時，舞台上靜靜的沒有一個人，只台上的一隻小鐘，寂寞地響着，伴着遠遠傳來的斷續的鷄鳴。窗外是漆黑的一片，沒有月色，也沒有繁星，因為這正是天快破曉以前的最黑的時分。

一會，錢太太打開內室門伸出頭來向客廳裏探望，然後悄悄地走進

來。

太（回頭向門裏）進來呀！



拆橋

時間：

上海抗戰爆發的前夜，從天快破曉的黑夜到天明。

地點：

在上海江灣路旁，有別墅建築的鄉野中。

人物：

錢士敏（後簡稱敏）——四十多歲，小商人出身，現在是鴻興麵粉廠的老板。他跟一般的小商人一樣，自私貧利，身體胖胖的，有着一對小眼睛。

錢太太（後簡稱太）——士敏妻，四十左右，一個隨處都可看見的普通女人，胆小，無知，心眼小，眼光短，好舒服，可是就是要他灣下腰去拾金子，她也會嫌灣腰的麻煩的。

錢鋒（後簡稱鋒）——大學生，一位二十三歲的血性青年。

阿根（後簡稱根）——一位三十歲的健壯漢子，士敏的車夫。

敏 (從室內探出頭來) 真沒有人嗎?

太 夜半三更，有誰呀! (呵欠)

士敏提着一個皮箱背在身後，輕腳輕手的走進來。

敏 (用嘴指外面) 你先出去看看，院子裏有人沒有?

太 (前進兩步又停住) 漆黑的，我怕鬼。這個時候有誰在院子裏。

敏 這是什麼事情，怕鬼!

太 你不去看? 會有誰呀?

敏 你來守住箱子! (把箱子交給她，自己偷偷的開門出院子去，一會又

偷偷地進來。)

太 有什麼?

敏 沒有。(真實地。提起箱子)

太 (不耐煩) 我說沒有人，你不信。(呵欠) 快走呀!

敏 (前進幾步，停止) 噫，去拿鋤頭來呀! (她不耐煩地看他一眼，向內室走去。) 噫，你小心點，別把李媽她們驚醒了。(太下)

士敏目送太太進去以後，一個人在那兒眯着一對小眼睛張望着，思慮着，突然不放心地打開皮箱，細心地點數着皮箱內的紙包，一次，二次，數目果然不錯。反覆地抬頭後正打算關好箱子，又突然一驚，兩眼直直地釘在某一個紙包上，覺得奇怪，把那一個紙包取出來反覆地查看，又取出另一包來比較厚薄，果然這一包要比較薄二三分。非常嚴重而驚奇地解開紙包來着，解一層紙又一層紙，一達解了四層，解完後，四面張望一下，沒有人，趕快認真地細數着鈔票的數目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太太持鋤進，士敏一驚，雙手掩蒙着鈔票，

太 你在幹什麼？

敏 嗯，李媽沒有醒嗎？（太搖頭）阿根呢？

太 沒有誰醒了！唉，你又打開來幹什麼？

敏 怪，這一包怎麼薄些？

太 怎麼會薄些呢？不是一樣的數目嗎？

敏 是呵！不會是誰偷了吧？

太 誰偷呵？

敏 鋒兒……………

太 鋒兒？鋒兒又不知道你取了錢回家，他從來也沒有偷過錢呵，你真是
疑神疑鬼的……………

敏 那麼，到底是誰呢？

太 少了多少？

敏 我還沒有數。

太 那麼你數清楚了再說呵。

敏 （數。鈔票是每一百各成一組繫好的，每一包是一千，卽十組，他連
數兩次。） 一百，是一千嗎？

太 一百不是一千是多少？

敏 那麼，不錯呵？

太 我說你疑神疑鬼的……………

敏 （正取紙包鈔票，發現是四張紙。） 喂，你包的幾張紙？

太 都是五張阿。

敏 你看，這一包只包只包四張紙，難怪薄的，把我嚇一大跳！

（敏關上箱蓋，又打開看看，又關上，）

太 喂，慢點！另外換一個皮箱吧？

敏 怎麼，這皮箱不結實嗎？（反覆檢查皮箱）

太 不是。這皮箱還是我們從滌陽逃出來的時候帶來的，已經五六年了，埋在地下弄壞了，可惜了。

敏 啐！皮箱值錢呢？還是皮箱裏面的鈔票值錢？真是女人……………

太 可是要你化幾塊錢，買一個給我，你怕又不肯了吧？

敏 你就是這些……………

太 好，別說了！走吧，走吧！

敏 持箱前行，太持鋤頭在後面，正走到門邊，敏又停住了，回過頭

來。
敏 嚥……………不對……………（走回來幾步）

太 什麼不對？

敏 埋在院子裏……：

太 怎麼埋在土裏又不對了呢？

敏 土給挖過了，不是有印子嗎？

太 那怕什麼？

敏 人家要偷呢（以手做勢）

太 自己院裏，誰敢來偷？

敏 李媽，阿根，這些用人……：

太 不是整天都有人在家嗎？

敏 晚上呢？

太 （想一想）那麼你怎麼辦呢？

敏 是呀，怎麼辦呢？……大家想想看。

太 還要想，叫你鬧的，幾夜都沒有睡覺了。

敏 怎麼能不想呢？你就是……：

太 埋在院子裏，又不對，那還有什麼法子呢？

敏 就，就是沒有法子，所以要想阿。

兩人沉思片刻，仍是無辦法。

太 說來說去，我又要怪你，錢存在銀行裏好好的，你幹馬要去取出來呢？

呀！你這個人啊！我不是跟你說過幾次，北方已經跟日本人打起仗來了，說不定上海，也要打仗啊。

太 錢存在銀行裏，打仗怕什麼：

敏 怕什麼？說一聲中國打敗了，銀行就……：

太 就倒了？我不信！

敏 就說銀行不倒吧，說不定政府就會提去作……：

太 作軍費，你就只會往倒霉處亂想。

敏 還說我亂想，你看報沒有？昨天報上就登出來了，銀行的大宗存款，不許隨便提。

太 ……：

敏 要不是我手快，早幾天提出來了，現在你就別想……：

太 好，好，好，別說了！你看怎麼辦就怎麼辦吧！（呵欠）幾天沒睡覺好，我真受不了哪。

敏 我想……（搔頭）

太 唉！假使真的上海也有危險，那我們不如趁早逃走。

敏 逃到那兒去？

太 漢口，四川，不行嗎？

敏（指外面）我們的麵粉廠呢？不要了？

太 麵粉廠……：

敏 麵粉廠旁邊的橋修好了，你別看不起它？

太 橋有甚麼用？

敏 哼，那座橋的關係大得很！麵粉廠以前的生意不好，是因為蘊藻濱那條河在前面，運輸不方便，自從我們在工廠旁邊造了一座橋，我們的麵粉就可以一直運下黃浦江，你看，這幾個月的生意，就漸漸好點了

。剛花了幾千塊錢，把橋搭好，怎麼能丟下生意不管，搬到遠方去呢？

太 打起仗來，還能做生意嗎？

敏 哼哼，你懂？正是做生意的好機會。你看，這幾天風聲一緊，麪粉已漲價了，將來一定還要漲。

太 還要漲？

敏 一定的，我做了這麼幾十年生意，還不知道嗎？一定的。

太 那麼，廠裡的麪粉就別忙賣，存着等好價錢呀。

敏 是啊，所以我昨天，就給蕭魯材打關照了，廠裏的貨一概不許賣，並且還要多多進點貨來存在那兒，明天一清早我還得親自去哩。

太 (抬頭望窗外) 啊，明天？天都亮了！

敏 (想起了鈔票) 哎呀！這個事怎麼辦呢？

太 快藏起來吧！

敏 藏到那兒去呢？

太（四顧，無意中看見牆上的壁盒）就藏在那兒（指壁盒）好不好？

敏（看壁盒）那兒怕……：

太（走到壁盒那兒去）這兒好，上面再掛一張字畫，就遮住了。

敏不嚴緊吧？

太不要緊，誰都不會想到這兒藏着這麼些鈔票。

敏呃……：

太並且整天都有人在這兒，怕什麼？

敏可是晚上呢？

太晚上……：

敏晚上我們睡在這兒。（高興得到一個好計策）

太睡在這兒？床呢？客廳裏怎麼好架床呢？別人看見也不像樣呀。

敏還要甚麼床吶。就睡在沙發上不行嗎？

太沙發上？那怎麼睡啊？

敏就將就躺躺也行。

太 那麼，你來躺吧！我才受不了那個罪。

敏 將就一點吧！

太 將就？天天晚上坐在沙發上不睡覺，不要命啊？

敏 唉！這爲的是錢啊！你怎麼這樣不……：

太 好！好！好！快藏好再說吧！

敏 好！好。（將箱子裏的鈔票一包一包地取出來放在壁盒裏）。喂，你去找一張字畫來啊！（太太取字畫來，士敏掛上）你看，不顯形跡吧？

太 一點看不出。

敏 來，來（在沙發旁邊招太太）把沙發搬過去。（太太幫同士敏把沙發搬到字畫前）。

太 我可把話說在頭了，你要我一個人天天晚上躺在這兒，我可不幹。

敏 我們兩個輪流好不好？你守一夜，我守一夜。

太 我不守，你叫鋒兒跟你守吧？

敏 鋒兒？他……那麼，這件事情，是不是要告訴他？

太 噫！爲什麼不告訴他，你自己的兒子？

一 （思索片刻）我看……還是不告訴他吧，他有點靠不住。

太 靠不住？甚麼靠不住，自己的兒子，又不是不成器，也沒有偷過你的錢啊？

敏 可是他什麼時候把錢看重過，整天就是什麼國家，社會的，一大套。

太 哎！你這個人。我們又沒有多的孩子，就這麼一個，世道又是這麼亂，說聲一打仗，我們有個什麼三長兩短，也好讓他帶着錢逃啊！怎麼能讓他不知道我們的錢在哪兒呢？

敏 （門外似乎有聲音，一驚）哎！誰呀？

太 （也不知不覺地匆忙的跑到門邊去聽，沒有一點動靜）會有誰呀？就有人，現在還怕什麼，大驚小怪的。

敏 那麼，一定要告訴鋒兒嗎？

太 告訴他……趁現在沒有人，我去教他來。（說着就向門邊走）。

敏 喂！等我想一想。

太 還想什麼？（轉身推開門）。鋒兒！鋒兒！

李 （在後臺）是太太在叫少爺嗎？

太 李媽嗎？你看少爺起來沒有？

李 （聲）起來了，在洗臉。

太 你去叫他來吧。

李 （聲）好。

敏 喂！喂！（招太太！太太自門邊回來）。剛才李媽沒有在門外偷聽吧

？她該不會知道我們剛才那個……

太 她怎麼會偷聽呢，你未免太小心過分了。

敏 小心過分？你忘了前些年我們作點小生意的時候，吃的那些苦頭了？

要不是我小心，存錢，你會有今天？日本人佔了瀋陽，要不是我小心

，偷偷的藏點錢逃到上海來，你還能像今天這樣，住着洋房，舒舒服

服的嗎？你們女人，真是……

太 好，好，好，別說了，一來就翻出一大套老話，我聽都聽厭了。
敏 厭？多聽聽也好……

鋒 (拿着一包傳單之類的東西上) 媽！你叫我嗎？

太 你爸爸有重要事情要告訴你。

敏 沒有什麼。注視鋒手上的東西) 你那是什麼？

鋒 學校的……我拿到學校去。

太 今天好像是星期吧，你上學去幹什麼？

鋒 今天全市的學生都耍出發宣傳，募捐，勸募救國公債，我還得早點

去。

敏 唉！鋒兒！這幾天風聲這麼緊，眼看着上海說不定要打仗了，你已經

這麼大了，也得在家裏照應一下，別整天的就在外面管那些閑事。

鋒 這怎麼能說是閑事呢？正因為眼着着上海已要打仗了，日本一直打到

我們家裏來了，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拿出力量來保衛國家，國家是

我們的，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，每一個人都得去幹！

敏（沒有辦法）好，你幹，你幹（笑）！可我問你，你這麼辛辛苦苦的幹，

誰能給你一碗飯吃嗎？吃飯，還是得靠家裏。……………

鋒 爸爸，話不能這麼說。假使國家亡了，還會有家嗎？什麼都沒有了。

敏 像你這樣去幹，就什麼都有了？

鋒 是啊！只要每個人都起來幹，每個人都拿出力量來貢獻給國家，國家

保全了，老百姓才能安居樂業，才能甚麼都有啊。要是還不打日本，

大家還不起來幹……………

敏（搶着說）幹，幹，幹，開口起來幹，閉口打倒日本。你記不記得我們

住在瀋陽的時候，你哥哥是怎麼死的？日本沒有打倒，他自己的命倒

給幹掉了。你還要去……………

鋒（搶着說）唉！別提了！（引起內心痛楚）爹爹！瀋陽給日本佔了。哥哥

給日本人殺了，我們到現在回不到東北，看不見家鄉，你，你難道忘記

了東北，忘記了家鄉，忘記了可憐的哥哥了嗎？像我們這樣親眼見過

日本的殘暴，親身嘗過亡國的慘痛的人，都還不能澈底覺悟，勇敢的

站起來跟敵人拚命，那我們就什麼都完了……：

敏 別說了！別說了！你去拚命！你去拚命！死光了，我就一個兒子都不要！

太 幹什麼？你父子兩一碰見就吵嘴……：鋒兒！你爹爹也是爲你好，你也得聽點活，別只顧……：

鋒 （不接受溺愛，拿起傳單，拔腳就走）我不聽爹爹那一套。

太 鋒兒！鋒兒！（向敏）你看，正事還沒有告訴他……：

敏 （阻止）別告訴他了！

太 （不管敏的阻止）鋒兒！鋒兒！你回來，我有話給你說。

敏 嘖，嘖……：別給他說了！

太 怎麼能不給他說呢？（鋒回至門邊）鋒兒，你進來，還有一件要緊的事要告訴你。

鋒 （知道所謂要緊的事 實際並不要緊 冷淡地）什麼事？媽！
敏 嘖，沒有什麼，你讓他去吧！

太 什麼沒有什麼，你自己的兒都……（對鋒）鋒兒，你過來，這是一件正經事。這幾天風聲不好，你爹爹把銀行的錢都取出來了，一共一萬二千塊錢。

敏 別嚇嚇了！

太 （瞪他一眼，不理他）可是，存在那兒好呢？都不放心，帶着錢往內地搬吧？麪粉廠又丟不開，所以我跟你爹爹都把那些鈔票，一包一包的包好了，藏在那兒，（指）萬一有什麼事，你也好拿着錢逃走。

鋒 ……………（無言）

太 這你可得當心點，這點就是我們的財產，我們一家，你將來一輩子，也都全靠着這點財產，這可不是玩的，這兒江灣靠日本人近，萬一日本人打來了，我和你爹爹有個什麼三長兩短，說什麼你也得把這些錢帶着逃走。

鋒 逃走？瀋陽，北平，天津，現在又是上海，日本不是都追着來了嗎？逃到哪兒去呢？

太 這不過是事先準備準備，遇到萬一的時候……：

敏 別再給他說這些了……：

太 鋒兒，你就聽一次你媽媽的話吧！父母沒有一天不是爲兒女們打算
啊！

鋒 好，好，好，我聽話；我聽話，媽，你放心吧！（轉身下）

敏 我說不告訴他，你偏不聽，你看，怎麼樣？他把錢看得要緊不要緊？
作了幾十年的牛馬，你把錢當做命，他才不把錢看在眼裏，他媽的，
不知道那兒來的這野種！

太 野種？什麼野種？罵起我來了！

敏 這個孩子皮氣一點也不像我，不是野種是什麼？這野……：

太 喂！你怎麼罵起人來！

敏 誰，誰罵你，我說那個小東西。

太 你這不是罵我是罵誰，真是老糊塗！野種，你說是那兒來的野種？

敏 好，好，好，我錯，我錯了，我錯了，別生氣……：我還要到廠裡去，看

蕭魯材買貨的事情怎麼樣了。(說着向門邊走，又回來)喂，你就在這兒看守着，別走開了。

太 (使氣) 我不看，你自己不曉得守着嗎？

敏 我要到廠裏去呵。

太 我要到上海去看戲。

敏 好，別生氣了，別生氣了。(走過來安慰牠)

太 誰生你這野種的氣！

敏 好，好，好，我就算野種，野種。

太 ……………

敏 那麼，你就在家裏，別出走了，我一會就回來。

太 我不管，我要出去。

根 (上) 老爺，廠裡的賬房，蕭魯材先生來了。

敏 快請他進來。

根 是。(下)

敏 好，這下我也不出去了。

太 (瞪他一眼，不理，氣沖沖下)

蕭 (上) 經理！

敏 魯材，事情怎麼樣了？

蕭 經理是說廠裏的貨嗎；都存着了，沒有賣，沒有賣。

敏 昨天我叫你進貨，進了多少？

蕭 行市漲了，漲五毛，一十三塊二。

敏 那怕什麼？你儘管出高價跟我收。我看準了，過幾天還要漲，大漲特漲。

蕭 是啊，我也看到這一步，所以我昨天拚命的抓。可是市面緊，成交少。

敏 買了多少？

蕭 五百石。

敏 不行，不行，還要收，價錢再高點也不要緊。

蕭 那自然。不過一則市面上的貨少，不好收，再則，價錢過分出高了，

人家又疑惑，說什麼……奸商操縱囉……

敏 囉！誰管這一套，賺錢的事誰不幹。

蕭 那自然，那自然。那麼，今天……

敏 今可還要買！還要買！這是賺錢的好機會。

蕭 那麼我去看看今天的行市怎麼樣，再報告你老人家。

敏 好，有消息，隨時到家裏來報告我，我這幾天不大舒服，不能到廠裏去。

蕭 好。（起身下：正至門邊，遇着李媽上）

李 老爺，外面有幾個學生，說要見你。

敏 幾個學生？是大老爺的同學嗎？

李 不認得。

敏 是不是說大老爺在學堂出了什麼亂子？

李 不知道，手裏拿着旗子，說是什麼募……捐……隊……

敏 募捐隊？募什麼捐？曖曖曖，你說我不在家。

李 是啊，我說了，我說也許老爺有事，也許不在家裏，可是他們說，隨便見那一位都可以，老爺不在，太太也行，一定要進來。

敏 那，那你請他們進來，我去叫太太來見他們吧。（說完，向內室）太太

！太太！（忽然又想到不對，這時李媽正走出門。）喂！李媽！李媽！（李媽回來）你還是別叫他們近來吧，你就說，老爺說他不在家。

李 老爺，他們就在這兒。（指門外）

（募捐隊上，甲拿着一面小旗，乙拿着收據簿，丙拿着一個募捐袋，丁手裏也拿着收據簿。）

甲 先生，我們是學生抗敵後援會的募捐隊。

敏 呵，呵………（李媽下）

想向先生募點錢去慰勞在北方抗敵的將士們，同時，政府現在發行了一種救國公債，也希望像先生這樣的有錢人，多多的買點，多買一塊錢，就多增加一分抗戰的力量。

敏 好極了，好極了。可是我們也沒有什麼錢，我們做商人的也很苦呵！

乙 是呵！這都是日本人害了我們，害得我們每個人都沒有好日子過。

敏 是的，害得我們做買賣也沒有法兒做，日本真是個野獸，強盜！我們也是六年前從東三省逃過來的呀！

丙 你先生是從東北逃過來的？那你就更明白日本的殘暴了，你看，東北給我們搶去了，這次又佔去了北平天津，現在又想在上海動手了。槍去了我們的土地，搶去了我們的財產，殺死了無數的同胞，弄得許許多多的人無家可歸，妻離子散。

敏 是的呵，我們也不回不了老家。唉！苦呵！

丁 像你先生這樣還算好吶，我是天津人，日本兵佔了天津，我們一家人都逃散了，我媽媽，妹妹，也不知道逃到那裏去了，還不知道是死是活呢

丙 對的，日本是我們的仇人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仇人，我們非跟他拚不可！

甲 現在正是時候了，我們希望每個人都拿出力量來，跟鬼子拚命，有力

的出力，有錢的出錢。

乙 先生，你多捐點吧！

敏 (一聽見錢，立刻就慌張起來) 這，呃，我本來倒是很願意的，不過，呃，不過，呃，說句老實話吧，我們也沒有錢。

甲 那是客氣，爲國家，這是每一個老百姓的責任，先生捐點吧！

敏 真的，今天，呃……你們見笑，家裏一個錢也沒有，嘿……

太 (聲) 剛才老爺在叫我嗎？(開門) 有什麼事呵？(穿着華麗衣服進，一眼看見募捐隊，停在門邊)

敏 (對太太) 這是他們學生來募捐的，我說真不湊巧，今天家裡真一個錢沒有，呃……

丁 你太太都穿這麼漂亮的衣服，你住着這麼好的洋房，還會沒有錢嗎？

甲 (對乙) 噯！這小孩子！你先生也不必客氣了，大家的事，就大家盡點力，隨便捐點吧！好些窮苦的人們，他們都省衣節食的捐助了些些。

敏 不是客氣，不是客氣，實在是，嘿嘿……呃，對不起。

乙 先生，那怕是捐一分兩分，都可以的。

敏 真是，嘿嘿，一個都沒有……：

丙 那麼走吧，走吧，別耽延時間。

（募捐隊出，丙走在後面，剛到門口，回頭說）

丁 你真不是個中國人！

乙（阻止丁） 噯噯，走吧！（對士敏）對不起，打擾了。（全出）

敏 （容易目送着他們走了，悶着一肚子的氣，一轉眼看見太太）誰叫你跑來幹什麼？

太 噫，李媽不是說你在叫我嗎？

敏 我叫你，可沒有叫你穿着這麼漂亮的衣服出來！

太 你才怪呢！難道衣服都不能換嗎？這有什麼漂亮呵！

敏 可時候不湊巧呵！你剛才沒有聽見募捐隊說嗎？

太 我又不是神仙，你怎麼早不說有募隊捐在這兒呢？

敏 好好好，別吵了……不過，現在處世真是難，我看，我們的衣服，以後也得改一改，像我身上這件綢夾袍，都要換換才行。

太 你要換就換了。

敏 我們今天就換了吧？（看看太太，沒有什麼反應）我找李媽給我找件布衣服來穿穿，（又看看太太沒有什麼反應，於是大胆的）李媽！李媽！

李 （聲）喂！來了！（上）

敏 李媽！你去給我找件布長袍來，越舊越好。

李 （看看太太莫明其妙）怎麼，要舊的。

敏 唉！越舊越好！

李 （又看看太太）好。（轉身想走）

敏 喂，李媽！慢點，（對太太）我看你也找一件布衣服來換換吧！

太 （不高興的）要換就換吧。

敏 李媽，給太太也找一件，越舊越好。

李 (點頭)呵。(下)

太 (怨恨的自言自語)還沒有窮就裝着窮樣子。

敏 唉！這也是沒有辦法呵！

太 像你這樣就有辦法哪！

敏 這個世道就是這麼一回事，要想存着幾個寶貝錢，你就不得不這樣。

李 (李媽拿兩件舊衣上，送一件給士敏，拿着一件到太太那兒去)。太太，要換嗎？

蕭 (在後台慌忙急迫的)老爺在家嗎？老爺在家嗎？

根 (聲)在家，在家，老爺！老爺！

敏 誰呀！誰呀！(向李媽)關住門！關住門！

根 (聲)老爺！老爺！

敏 慢點！慢點！(忙將衣服套上)(對太太)快點，快點！

太 李媽！你來跟我幫幫忙呵！(李媽跑來匆忙的幫着套衣服)

敏 我進去了（轉身向內門走），李媽！去者是誰！（李媽去開門，蕭驚慌上。）

蕭 經理！經理！

敏 （轉身回來）原來是你呵！

蕭 哎呀！是我！不得了哪！不得了哪！不得了哪！經理！

敏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你快說呀！

蕭 工人們要拆橋，要拆橋，（喘氣）

敏 拆橋，拆甚麼橋？

蕭 拆工廠旁邊那座橋！

敏 拆那座橋？剛修好幾個月，幹嗎要拆？

蕭 日本兵要來！

敏 日本兵來，關那座橋甚麼事？

蕭 不是，呃………

敏 （搶着說）你快說呀！

蕭 日本兵要上岸，上岸以後，就要打那座橋衝過來。

誰說的？

蕭 工人們說的。

他們怎麼知道呢？

蕭 因爲今天早上，有兩個工人，看見一個形跡可疑的人，在我們那橋邊蕩來蕩去的，就把他抓住了，一問，才知道那傢伙是漢奸，工人們你一拳我一腳的逼着那漢奸，他才說出來。日本兵就要動手，並且因爲中國兵隨處都有準備，就只有我們工廠那兒，地方偏僻，沒有中國兵，所以打算從那兒上岸，上岸以後，就只有打我們那座橋才能夠衝過蘆漢濱那條河。工人們一聽見這話，馬上就派一個人去報告官兵去了，其餘的工人呢，就三嚮兩脚地嚷着要拆那座橋，我又阻擋不住，所以趕着來報告你老人家。

敏 豈有此理！簡直沒有王法了！工人敢拆我的橋嗎？

蕭 是呵！可是他們不聽話，還說甚麼，日本兵要是衝過河來，不說別人

的東西，就是老爺的工廠也保不住，還顧甚麼橋呢？

敏 胡說八道！日本兵就來了？他來了會把我那橋吃了嗎？不行，不行！你趕快回去，不許他們拆，誰拆我的橋，我就請他吃官司！看他們要
不要命！

蕭 可是我………

敏 快去！快去！就說我說的！

蕭 好好，（轉身就走，忽然又回頭來）可是，要是中國兵開來了，橋也會給拆的，那怎麼辦呢！

敏 那………（沉思片刻忽然憶起，對太太）喂，我前幾天叫你縫的旗子呢，縫好了沒有？

太 哪兩面旗子？縫好了，縫好了。（忙取旗上）

敏 快拿來！（對蕭）魯材！這是一面德國旗子，要是中國兵來了，你就把旗子扯上，說這是外國廠家。

蕭 （接過旗子）好好，（正想往門邊走，忽然又回來）要是日本兵來了呢？

敏 呵！這兒還有面日本旗，日本兵來了你就扯上日本旗吧！

蕭 可是工人們………（遲疑）

敏 噯，你快去………

（突然遠處傳來一聲大砲聲）

蕭 壞了！壞了！，這一定是工人們在炸橋。（士敏打開窗戶聽，接着又是一聲巨響。）

蕭 經理，你還是親自去一趟吧。

敏 好，我親自去！魯材！快叫呵根預備汽車，（魯材拿着旗子匆匆下）

太 士敏！士敏！你別出了岔子，我也去，我也去！（跟着追下）

台上靜片刻。錢鋒匆忙地一邊叫着，一邊上。

錢 鋒 啊！啊！日本開砲了，日本開砲了。（進，看室內空無一人）怎麼，一個人沒有？

李 （匆匆上）少爺！你說什麼？

鋒 日本兵開炮了。

李 呵！

鋒 老爺，太太他們呢？

李 到工廠去了。

鋒 到工廠去了，正是在蘊藻濱那兒開的火，他們去幹什麼呢？

李 剛去一會，工人們要拆橋，老爺不許拆，親自去了，太太也跟着去。

鋒 噯呀！壞了！我爲甚麼早沒有想到那座橋呢？早就該拆！

李 老爺就是不許拆。

鋒 剛才聽說就在蘊藻濱那兒開的火，有那座橋，日本兵準會打橋上衝過來。（外面槍聲漸緊）。你聽！

李 噯呀！那怎麼辦？我的家在那兒，我還有孩子，少爺，我回去看看去，（匆匆跑下）

鋒 深思着，在室內踱來踱去，他不是憂慮他的父母，而是在思考着一個青年，應該如何去應付這大難。正在這時，阿根臉上給打傷了！鮮

血淋漓地跑上來。

少爺！少爺！不得了哪

（驚）怎麼了，阿根，你？

老爺跟太太完了！工廠給日本兵放火燒了，老爺正從窗口跳下來，給

日本兵打死了。太太沒有逃出來，我老遠還聽着他在裏面叫，嗚呀，那聲音真可憐呵！可是又沒有法兒去救，滿橋上都是日本兵，火又燒的那麼大，你瞧！（指窗外，果然遠遠的，火光黑煙冲天）

（依窗望）唉！媽媽！爹……爹！（悲痛）

要是今天不去就好了。就是去，讓工人把橋拆了。也沒有事了。日本兵就是上了岸，沒有那座橋，一時也過不來呵。那麼，工廠也不會給燒了，老爺，太太也不會死得這麼慘呵？唉，真是！

（沈痛而緩緩地自語）橋！橋！只知道自己那座橋！爲了那座橋，不但自己的命送了，這一下，還不知道要斷送多少人的生命財產，斷送多少中國的土地！

重重的在桌上一拳，沈默不語，無眼悲憤在心頭。停片刻，忽然毅然地跑到壁盒前，一手撕下字畫，打開壁盒，抓出一個紙包來，撕開一看，果然是鈔票，扔在沙發上，接着把所有的紙包都一齊拿出來，阿根呆呆地望着他，錢鋒把壁盒內的鈔票取完後，隨手在台上抓起一塊台布，把鈔票一包，匆匆就拿着向外走。

少爺！少爺！（錢鋒止步轉身）你要逃走，也得帶點行李呵！

根 逃？逃到那兒去呵？

是呵！你打算逃到那兒去？

根 逃！逃？我們在瀋陽瀋陽給日本佔了？到關內來，北平，天津，又給日本搶去了！到了上海，日本又追着打到上海來了！

根 是呵！你現在打算逃到那兒去呢？

根 逃！沒有那兒是安身的地方，我不！……（拿着錢，又想轉身走）？

根 那麼，少爺！你拿着這些錢到那兒去呢？

根 我拿去全捐給國家。

根 捐？捐了，你家裏用甚麼？

鋒 國都快完了，還有家嗎？

根 可是你自己怎麼辦呢？

鋒 我呀！我去當兵！

根 當兵？

鋒 阿根！你忘了嗎，你不也是瀋陽人嗎？日本人殺死了你的全家，就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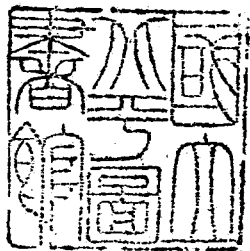
下你一個人跟着我們逃出來，你就忘了你的仇人了嗎？你不想報仇了

嗎？男……子……漢！

根 （聽着鋒兒的話，引起他無限的仇恨，決然的）好，當兵，我跟你一

起去！

兩人英勇下，遠處槍聲緊密，幕急落。



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小叢書第十種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折橋

(獨幕劇)

每冊定價國幣一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改編者 謝 重 開

封面木刻 王 大 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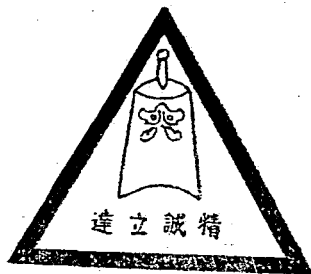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 國立戲劇學校

(臨時校址長沙稻穀倉)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印刷者 長沙大倫印刷局

82
046027



SKBC
IG
234
80